



朱槿防風林。



耕地防風林。

綠野中，斷斷續續的遊龍

文圖／蔡紹斌
清水鎮公所

騎乘在清水鎮田野間的農路上，看著平原稻田中一排排縱橫交錯的防風林，有著朱槿、黃槿、夾竹桃、木麻黃、相思樹、大葉桉、水柳及竹子，後來在高西里海堤旁的農田還發現有一排水筆仔，在台中縣的沿海鄉鎮，田埂上種的這一排排樹木有個專有名詞，叫做「耕地防風林」，是西海岸鄉鎮農民為減輕東北季風對稻田的傷害而種植的。

通常被選做耕地防風林的樹木，就是一種苦難的開始，因為作為一種防風林木，就需要被不斷的修剪以保持「圍牆狀」的樣貌，以最小面積達到最佳防風的效果，還不能形成所謂的樹冠而遮擋住稻子所需要的陽光；除此之外，因為每年都要被修剪，尤其是在二期稻作之後，經過一年的生長，這些防風林已經到了該被進行強剪的地步，就像男孩子的三、四分頭一樣。

強剪後龐大的枝條樹幹量該如何處理呢？通常農民是選擇曬乾後燒掉，這也就是為什麼榕樹多不被選為耕地防風林的原因了，因為榕樹被修剪下來的枝條不易被曬乾，還有就是榕樹的樹根會到處亂竄，擴展地盤，有礙稻田的耕耘及採收作業；除此之外，耕地防風林的樹種還要具備有耐強度修剪、萌芽力強、易扦插、根系不能橫向發展、樹冠小及病蟲害少等多項條件，所以想要被農民選做耕地防風林的樹種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喔！

每每居高臨下，看著平原上、稻田裡錯落有致，像一條條小綠龍的耕地防風林，對於農民的智慧，在大地上像接力賽般種植出來的一道道樹牆，有著讚嘆；在進行溼地導覽解說的同時，也常請朋友看這一道道的樹牆，或許這些樹牆看起來是太過於平凡無奇了，樹種也太過於粗俗常見了，所以少有人像我這樣一再向人引介它們的存在。連農民都開始不耐每年例行性的修剪、曬乾及燃燒的工作，而紛紛配合政府趁著農地重劃或圳溝整修時，將田埂水泥化，將樹牆連根拔起！



就在我們不斷的除去這有如「海邊水田的守護神」的耕地防風林時，德國政府卻正努力的想辦法想在他們的田野裡種出一條條的「樹道」，他們的政府補貼農民並要求農田旁的田埂不要灑農藥，讓植物可以順利生長，他們不但慢慢加寬樹道的寬度，還想盡辦法要將這一段段的樹道連接起來，好成為生活其中的動物一個遷徙或互訪的通路！

我們都知道生態棲息地不應該被切割，被切割的棲息地將大大的降低其棲息價值，但我們或許也都忽略了這一條條不起眼的樹道所能串起棲息地的功能；現代的人類，有開著怪手、推土機，大面積的進行環境的開發工作，也有人開始幫大地的傷口縫製拉鍊—一種植樹道！

在清水有一種台灣產的拉鍊材料叫做「水柳」，枝條如柳條般柔軟，但不下垂！由水柳種植出來的耕地防風林在全省也不多見，清水的水柳可能又是全省的第一，又是一次無心插柳的傑作！

那一年，跟著縣政府到新加坡自行觀摩該國的綠美化工作，縣府長官轉述了與新加坡政府聯繫過程中的一句話：「怎麼又是來觀摩綠美化工作啊！你們（台灣政府官員）不是來看過好幾遍了嗎？你們到底要不要做啊？……」所以那一次，我們的官方觀摩行程裡，沒有參觀當地的官方行程。

在新加坡的旅館從上往下眺望市區，很訝異的是，我看不到多少的柏油路面，在一棟棟交錯的大樓間，是一棵連著一棵的樹木所形成的綠蔭，那時我心中就閃過一個名稱：「都市遊龍！」

真的，那真的很像一條在水泥叢林裡遊走的「綠龍」，「綠龍」也有著龍的特性—「神龍不見首又不見尾！」而在「綠龍」的盤旋環繞之下，這水泥叢林的水泥氣息也逐漸的沒了。

這是我難以忘懷的都市景觀，可如今台灣的都市樹木，至今無法連成一氣！

這幾年陸續的收到已開發國家對水泥工程的一些探討，像是美國炸掉已建好的水壩，德國敲除鄉間的水泥灌溉小溝渠，中興園藝系的張俊彥教授也開始蒐集資料，探討研究許多動物進行自然的遷徙移動時所需要的空間寬度，並解釋水溝中許多淤積所形成的小島、大石頭所形成的微觀環境，所具有的生態功能及水溝的轉彎不應該拉直的生態考量等等。

台大農藝系的郭華仁教授在研究過英國實施十多年的「守護田莊計畫（Countryside Stewardship Schemes）」後提出其中「補助種植田籬及農地開發成自然步道的子計畫」，這兩個子計畫其實與我們農地田埂上現行的「耕地防風林計畫」有著異曲同工的相似性，所不同的只是我們是以「耕地防風」為出發點。

再者，因為田埂的逐漸水泥化，使得早年農民為了防風所種植的防風林一段段的被鏟除，原本農田的「綠龍」被切成一段段，原本生氣靈活的綠野遊龍，現在多已經變得奄奄一息了。

台灣農民百年來的智慧，儘管與十多年前由英國政府推動的「農村發展方案的守護田莊計畫」中有著許多的巧合之處，但是，當已開發國家的英國正傾政府的力量，協助、指導其農民規劃培育環境中的「綠龍」時，我們環境中的綠野遊龍，卻在政府及農民聯手之下，逐漸的被扼殺掉了！



早年台灣農民小心維護的植草田埂，是標準的生態工法。